

初戀就這樣在莫名其妙的情緒中斷送了。

後來遇到重欽，爸媽老朋友的兒子，我同校醫學系的同學。

那種安心幸福感，對著重欽，源源不斷地冒出來。

“你現在知道出現了啊。”我對情緒說。

子恆在的時候，你去哪裡了呢？



NEXT



我和重欽一起去美國讀研，結婚，讀博。  
畢業回來後，他進了醫院，在爸爸科室裡工作。  
我也在大學找到了教職。  
家人們都很滿意。  
只是哥哥。一次酒後，他說：  
“我直到現在都覺得你和子恆能成為soulmate，  
哪知你後來悲情女主上身。  
真可惜我一番苦心策劃你們認識啊...”



NEXT